

碑銘

谿谷集

五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三

碑銘 九首

竭誠奮威出氣効力振武功臣輔國崇祿大夫行議政府右贊成玉城府院君張公神道

碑銘 并序

今上受命之初朝廷以文直為憂宿師西鄙將置大將軍議者僉曰無如故大司馬張公遂起公為八道都元帥將行上親送之郊手尚方寶劔以賜之公開府平壤而副帥适鎮寧邊公雖為主將撓節度而已諸軍之在行者皆屬於适适負功驕

恣遂蓄異志陰結在朝群不逞為內應會有發其
事者適遂與龜城府使韓明璉舉兵反有衆萬有
二千降倭及腹心敢死士數百千人時公方寢疾
所部兵不滿三千而賊憚公不敢逼平壤從間道
直趣京城公遂力疾引兵追賊且行且收兵用鄭
忠信南以興為先鋒間遣牒者持檄文諭賊衆賊
衆素服公威信多散歸公者官軍遇賊戰不利聚
兵更追而賊乘勝疾趨臨津既失守 上幸公山
賊入京城擁王子璉偕跡署置官吏越一日而官
軍至公令諸將乘夜進據鞍嶺而軍黎明賊悉衆

來攻官軍力戰大破之賊衆大潰迺明璉為其下
所斬實甲子二月某日也 大駕還都公以庶人
服伏路左自陳勦賊晚致 上蒙塵請伏重辟
上慰諭之冊功為元勲 賜竭誠奮威出氣効力
振武功臣踰進階輔國崇祿大夫封三城府院君
尋拜議政府右資成改元帥踰為八道都體察使
兼松都留守引疾歸豐德別墅因上年乞骸骨
上下教切責公惶恐入朝拜兵曹判書 丁卯春
奴夷大舉入寇始 朝廷不虞胡寇且三
稍弛邊守禦備公常論其非計及是變猝起 命

公赴西關督師即日辭行時諸道兵未及至公只
將都監兵數百人行收畿輔兵未能滿三戒已遠
陷三鎮長驅直上諸城望風自潰公止至平山寧
已無可為矣遂歛兵左次以避其鋒會 朝廷用
計緩虜虜退言官劾公不能却賊 上曰張某無
兵可戰非其罪也言者益力 上不得已命付處
于扶餘縣是役也公以徒手當大敵無所施其智
勇而言官猶執文法議其後論者多為公稱枉至
冬赦還俄復舊爵公素多疾討賊這時暴露行間
左目喪明自謫所還常杜門謝事 上以公名將

有大勞非罪被謫遇之加厚意欲復用公而公疾益甚手題已巳春帖曰吾年六十四布衣榮已極上願退田園次願歸冥漠此外無所求神明照心曲以是年十一月某日卒于盤松里第疾病一日遣御醫操藥視疾候問者相屬於道訃聞震悼輟朝為之御素膳者七日中使臨吊禮官致祭有司備物用明年二月甲寅禮葬于豐德郡之某村某向之原 贈領議政謚曰忠定公諱晚字好古生而多異徵年二十四中生負進士兩試越二年擢辛卯文科初隸成均館改承文院遂選為藝文

館檢閱歷官典牲署主簿刑曹禮曹佐郎成均館
典籍直講侍講院司書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
出守鳳山郡郡當西關孔道屬 天兵征倭往來
旁午即供頓稍闕往往縛辱守宰多竄伏山谷以
避之及公至方便接應沛然有裕至者無不厭其
意咸稱謝而去四境晏然治理為一道最事 聞
褒陞通政階拜承政院同副承旨明年特陞嘉善
大夫為忠清道觀察使還拜都承旨戶曹叅判司
諫院大司諫會有奸人投䟽誣先賢以激 上怒
而時事遂大變矣公辭疾去位尋為 奏請副使

赴京師自是數年中在內則參判兵刑二曹出
為全羅咸鏡二道觀察使公既長於政事其為方
伯也威惠并行事舉而人不擾故所在稱治光海
初公處止四閱歲而還會西閫缺帥朝議重其選
謂非公不可顧難以重勞公李相公恒福使人覲
公意公忻然無難色遂拜平安道節度使至即以
便宜改軍制西民便之間延四郡廢且百餘年夷
種多冒處其中公謂祖宗疆土不可棄而不問
使人往視之授以一公牒曰即遇虜出此示之果
遇虜縛以歸乃出牒以示其酋酋曰此官人不可

殺間延本朝鮮地我人居之是曲在我即輟去丁
太夫人憂去官制終拜慶尚道觀察使入為戶曹
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時權奸用事動以羅織陷
人及海州誣獄起牧使崔沂被逮親舊怵迫莫敢
問公迓諸途次為勞苦之且議定對獄辭坐此削
職黜外歲餘復叙昇陞秩拜刑曹判書己未我師
渡遼沒於深河舉國震恐即用公為體察副使公
馳傳赴西塞收集散卒鎮拊邊民謂昌城當賊衝
遂移節度行營于昌嚴兵為守備邊情稍安超陞
崇政大夫拜兵曹判書時主昏政亂兩銓除拜皆

隨賄低昂獨公能秉公道與人翕然誦美而權貴
益甚之公亦知大亂將作遂請告往浴平山湯泉
因上書極論時政光海大怒公稱病甚歸卧通津
別業其明年為癸亥今上龍興而公起拜元帥
之命公天資爽豁有文武才略能任權濟事尤長
於御衆久掌兵柄中外武士無不隸公麾下而公
待之一以恩信又能隨才任使操舍弛張各得其
宜事推功善歸之於下以故人皆樂為之用其為
將未嘗妄殺一人推誠委人使各盡其力能甲子
之變有賊謀來覘公獲之不殺引入卧內披襟示

之曰爾能刺我乎其人匍匐請命公曰即不能刺
我能為我用乎其人感泣願效死遂草檄付其人
還諭賊中南鄭二將微有隙及出師公以忠義勗
之二將感公言約為兄弟卒成平賊之功公識慮
深遠料事懸斷如神嘗奉使朝 京道遇建亮之
入貢者語人曰此虜終為天下患異日 天朝徵
兵東國吾輩行且見之乙丑夏邊臣訛言毛文龍
將反殺 詔使舉兵襲我舉朝涵駭公獨謂必不
然已而如公言晚節卧病無復當世意而論者皆
言即有緩急公雖病猶可卧護諸將聞公之沒知

與不知皆相吊曰長城頽矣公之先仁同人曾祖
某某官贈某官祖某某官贈某官考麟禎某官贈
某官妣白川趙氏贈貞敬夫人公凡再娶前夫人
豐川任氏後夫人全義李氏皆無子任夫人有一
女適叅贊崔鳴吉側室子五人長曰歸漢次曰師
漢鳴漢成漢昌漢女子三人公既葬崔叅贊自為
狀屬銘於維其詞曰

偉哉玉城才達器閎國之幹禎進以文墨燕之韜略
恢然䟽淪宣祖知公歷試奮庸于外于中治郡郡
平按藩藩清制閫閫寧遘時之陂或起或躋歲我利

器聖人有作起公家食爰推暢轂公尸其名盜柄其
兵遂長奸萌滔天之孽長戟指闕國步幾蹙公奮厥
義策厲群帥用敵王愾大憝既殛逆難既熄王靈赫
赫冊公之功錫賚進封既豐而崇公老欲歸明主留
之為戎臣師若稽近代儒將功大權公稱最却倭翦
逆課其勲伐孰當第一繫公有祝願歸冥漠達者之
則上思其忠民誦其功善始令終丹青之形竹帛之
名物而猶生墓之有碑作我銘詩百代昭垂

牛溪先生神道碑銘

并序

萬曆二十六年牛溪先生卒後四歲仁弘之誣行

又二十餘歲公議始定贈官易名之典長第舉焉
君子曰昭哉徵乎天人之交相勝也人以勢天以
理勢行於一時理明於百世不如是為善者何勸
焉既而公卿大夫士慕先生之風者相與謀曰先
生之道於今可謂大信矣墓道尚闕顯刻非所以
章德詔後遂相與鳩財治石而以銘詞屬維維屢
以固陋辭不得命謹按先生諱某字浩原自號默
庵牛溪者學者所稱也成氏本出昌寧鼻祖仁輔
高麗時中尹六代祖石碣仕我朝為禮曹判書
曾祖諱忠達縣令贈判書祖諱世純知中樞府事

謚思肅乃諱守琛有高世之操隱居講道世稱聽松先生屢徵不起卒贈司憲府執義配坡平尹氏以嘉靖乙未生先生自童孺敏悟善學年十七舉司馬兩試以病不赴覆試遂棄舉子業專心為己之學甫弱冠學就行尊大為流輩所推服聽松嘗病欲先生再割股和藥以進及丁憂廬墓三年宣廟初方伯以學行卓異薦于朝再除叅奉尋超陞六品皆不就授積城縣監謝恩已即歸遠近學者日益進先生誨迪不倦作書室儀以示諸生軌則歷除掌苑司紙主簿判官僉正工曹佐郎正郎

其為臺職以持平召者十餘掌令者再至命乘馬
舉以來皆固辭不至 上嘗問栗谷李文成公曰
成渾之賢予已聞知顧其才何如文成對曰謂之
獨任經濟臣未敢知其為人好善好善優於天下
但多病不堪任劇置之閑局使數侍經幄必能裨
益 聖德辛巳拜 宗廟署令召旨懇切先生力
疾詣京 上遣醫問疾賜藥餌尋引見訪治道之
要對曰人君必先收斂身心使志氣常清則本立
而義理昭著矣又言治亂無常只係人主一心然
必得賢輔相使廣收俊乂列于庶位然後治化可

成又曰方今朝著多容身保位之臣鮮引君當道之士此最可憂 上問民生困瘁對以量入為出損上益下則可以息結民心為祈天永命之本已而又上封事申前意而極言之疏久留中政院請宣示 上曰疏中如論學等事予當省察但欲盡取國制而更張之其亦難行矣先生嘗謂 祖宗良法盡為燕山所壞進上貢物之增重者未盡裁革不變而通之無以為治 上頗以是難之後因引對復申其說時李文成公意與先生合亦屢以為言而終不行識者恨之先生在京不受祿 上

聞之別賜米豆先生辭 上曰周之則受古之道
也先生悉分與親戚鄰里遷豐儲倉典設司守大
臣啓請進秩無經筵祭贊官 上命以閑職入侍
先生累疏乞退出郊待命 上下教召還引見勉
留之先生乞退益懇 上始許姑歸屢拜司憲府
執義諸寺正皆不就癸未春 特拜兵曹參知召
命屢下先生黽勉入京俄遷吏曹參議賜銀帶先
生三疏辭職許之因命入侍經筵文成公當朝為
中外屬望 宣廟眷注方隆群小基之甚摭撫細
事論劾之先生上疏辨其誣罔群小益怒遂併劾

先生先生即日還坡山太學生四百七十人湖南
海西儒生數百人相繼抗章指陳邪正 上褒荅
之又教曰苟君子也不患其有黨予願入珥渾之
黨遂盡逐群小復以吏曹叅議召先生先生屢辭
不許遂赴朝拜 命陞拜叅判五疏辭不許未幾
文成公卒先生益無意世事連章乞骸 上不許
曰新喪賢宰予寢不貼席共理國事非卿而誰居
數月以焚黃乞暇歸 上命本道遣長吏存問賜
食物纂集廳之設也以堂上徵三拜同樞皆辭文
成公既沒時事一變群小稍稍進用益修舊却恐

先生復起用也以醜語誣誣之先生上疏自劾已
丑冬復拜吏曹察判懇辭會鄭汝立謀反事發
上曰國有人變卿不可退先生遂赴朝時逆變出
於搢紳株連寢廣先生力主平反之議上章請緩
獄恤刑相臣有與逆魁同宗因進對失實論者將
當以欺罔先生極言救解得免大何無何宰相煽
蜚語禍幾已兆先生解職歸太學諸生上疏請留
不報自後徵命不復下崔永慶被口語逮獄先生
以書抵鄭相澈鄭相入對極言永慶無它上意
稍解辛卯士禍作坐竄貶者皆先生知故群小蘊

蓄禍心必欲併及先生明年倭寇深入聞上將
西狩先生欲入赴難自念本起山野方身被鉤黨
之目朝暮且得罪國雖有急義不敢輕自進乘
輿若西幸當哭迎道左如蒙顧問則當隨駕
否則唯有退死溝壑耳俄而上遽決去郅計先
生家去官路二十里比聞車駕已渡臨澤倉黃
欲追赴而江津阻絕亂兵已授路矣遂慟哭舁疾
避兵于峽中光海以世子駐伊川下令召之病甚
不得赴上劄陳十六事光海便宜拜檢察使尋再
召先生力疾赴召旋詣行在上䟽論選將治兵聚

糧三策因言敵國外患不可歸諸天數在昔帝王
遭變故或下詔罪己貶去尊號或罪誤國臣以謝
四方今宜奮發大志痛自警責絕近習交通宮闈
與政之端用正直士為耳目寄則人心悅服仇賊
可滅矣疏出觀者知禍萌在是也 天朝貧晝袁
黃詒書論學專紬程朱諸公難其對屬先生草答
辭遜而理正袁不能復難前後累拜察貧都憲輒
辭就散不賊殺 宣靖二陵先生承命奉審處變
得宜復命于海州 行宮大駕還都先生留扈
中殿湖西賊起先生遂赴都初壬辰西狩 上至

臨津問成渾家去此近遠李弘老壬人也妄指近
岸小村曰即此是也 上曰何不來見予弘老曰
當是時渠寧肯來謁及先生自分朝赴 行在弘
老又進讒曰成渾此來爲世子圖內禪也 上既
屢入其言至是因先生待罪 下教追舉變初事
辭旨峻厲先生惶恐不敢辨願伏重誅 上優容
之以叅贊無儲局提調所陳建多不從倭賊窟據
嶺南十餘郡 天兵亦罷老不能進取搃督顧養
謙方專管東事移咨於我欲姑聽倭和以爲後圖
令我先上奏廟堂自度計窮欲曲聽顧咨而群議

改和甚力獨李公廷鼐巡察湖南建言宜姑許和以緩賊柳相成龍當國亦以為然約與先生同入對上問顧容從違先生對曰我國既不能自辦戰守制權在顧手不宜強違其說又言李廷鼐有忠義大節意在憂國未可深罪上盛怒柳相噤嘿而退於是三司交章斥和意在先生先生引咎乞骸歸戊戌夏疾篤先令子文濬曰吾得罪君父心事未白死目不瞑矣衣以布衣歛以紙衾編茅覆棺牛車歸葬足矣六月六日易簣于坡山書室壽六十四是歲某月日葬于坡州向陽里西向

之原先生沒後群小仇嫉猶未已鄭仁弘既嗾其
徒上疏誣構用事者因肆齟齬遂追奪官職儒林
為之氣塞至 今上踐阼吳公允譙李公廷龜啓
陳先生被誣本末 上亦雅聞先生大儒即命復
官尋贈議政府左議政謚曰文簡諸生建書院于
坡山與聽松先生共享俎豆維生也後未及與後
篁之役幸從諸老先生竊聞緒論聽松之學蓋出
於靜庵而先生早服庭訓又嘗尊慕退陶而淑艾
焉其為學以考亭為準則講明踐履交致其功而
於操存本源尤慥慥焉其平居言動及治家儀法

以至喪祭節文悉遵小學家禮而行之一本於誠
敬充養既久德器凝定望之可知其有道君子也
少與栗谷定交得麗澤之益嘗論四端七情理氣
先後之說往復累千萬言多有儒先所未發者栗
谷嘗稱曰若論見解所到吾差有寸長操履敦確
吾所不及云文章本源經術明暢典雅有文集若
千卷行于世先生蘊德丘園本無當世志及聲實
騰聞大被宣廟殊眷待以不次之位然歷計五
朝日月不踰一歲一為栗谷申辨遂為群小所忌
嫉竟遭山傷不得展布志業道之將廢命也不其

然耶即身後褒崇差可為斯文增氣庸何及於世
道之交喪乎夫人高靈申氏郡守汝標之女生二
男二女男文泳早死次文濬縣監女長適別坐南
宮冀次適府尹尹煌側室子曰某文濬三男長標
次次標女子三人南宮冀有三男尹煌有五男
外孫男女甚繁不盡記系以銘曰

天胙斯文並生括人坡山石潭德則有鄰擬宋朱
張相輔以仁道器之妙性情之微體用一源二之
則離審問明辨會通無疑既擴前秘亦徹來藪隱
見何心惟義之比賡賡先生含章履貞遭時孔艱

身困心亨人莫我知天不容欺人勝而阨天定乃
復亦既復矣不顯其光百世以俟遺文煒煌道而
終詘善者曷易凡厥來學繼之鏡石

仁嬪金氏神道碑銘并序

崇禎六年冬十有一月上命臣維若曰自予受
封有國于今且一紀矣仁嬪墓道顯刻闕焉非緩
也蓋有待也今將樹樂石爾其銘之臣承命祇
慄謹按金氏本出水原考諱漢佑司憲府監察妣
李氏忠義衛孝性之女以嘉靖乙卯二月甲午生
嬪幼有異質婉婉靚穆迥出倫類雖當游戲不違

女則表姊淑儀李氏

明商後宮也取嬪養于宮

中仁順王后見而異之屬

宣祖大王備後庭

時年十四歲嬪自受內職承

上以敬泣下以恕

睿眷彌隆飭身愈謹宮中翕然稱美以為儀則萬

曆癸酉

賜號淑媛序陞貴人

懿仁王后弗豫

嬪躬侍藥餌日夕不離側及

上仙自含顰歛殯

凡禮之在內者嬪悉司焉舉無愆逮丙午進爵仁

嬪戊申

宣廟昇遐嬪哀毀踰制過三年出居私

第屏去華飾笑不見齒恒以未即下從為隱痛時

節子姓或備禮設壽席而未嘗以為懼癸丑十月

某日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某日葬
于揚州豐壤里子坐午向之原嬪天資溫粹婦德
淳備承 宣廟恩渥四十年自持卑遜終始不爽
平生無疾言遽色雖娛隸之微不以惡言詬詈親
疎貴賤各得其心方光海無道 宣廟支屬咸端
揣危懼不保朝夕而嬪處之有方光海亦敬服終
嬪之世不敢加以禍患嬪既卒而綾昌之獄作矣
嬪育四男五女男長曰義安君城未娶次信城
君珙娶漢城府判尹申砬女次即 元宗大王次
義昌君琬娶某官許箴女女長曰貞慎翁主適達

城尉徐景霄次貞惠翁主適海嵩尉尹新之次貞
淑翁主適東陽尉申翊聖次貞安翁主適錦陽尉
朴彌次貞微翁主適全昌君柳廷亮 元宗大正
初封定遠君配 連珠郡夫人具氏議政府左贊
成思孟之女誕三男長即我 殿下次綾原大君
備娶柳氏女坐其父累奪封爲妾次綾昌君佺少
有雋才爲光海所忌被誣以謫卒光海昏虐日甚
幽囚 母后毒痛萬民倫紀斃絕 宗社將危至
天啓癸亥我 殿下因中外之望撥亂反正奉
大妃復位 大妃命 殿下承大統乙丑夏 皇

帝遣太監王敏政胡良輔冊封國王賜誥命冕服
初追尊 定遠君為定遠大院君 連珠郡夫人
進府夫人久之追上 大院君尊號曰元宗敬德
仁憲靖穆章孝大王 夫人曰敬懿貞靖仁獻王
后請命于 皇朝 天子下制追封賜 王謚曰
恭良於是 上命有司仁嬪祠廟每忌辰節日官
供祭具又置守冢十五名于墓所 殿下聘 王
妃韓氏領敦寧府事後謙之女誕生 王世子某
次鳳林大君湔次麟城大君潛 世子聘判書姜
碩期女為嬪鳳林娶新豐君張維女麟坪幼未婚

信城君有一女適典籍安弘量達城尉有三男五女男曰貞履縣監正履慎履學生女適進士金珪次適直長李命寅次適學生沈伉次適佐郎權堦次幼海嵩尉有二男曰墀文科水原府使坵文科修撰東陽尉有五男四女男曰冕生負昇進士吳最昌學生女適洗馬洪命夏次適學生姜文斗次適生負金佐明次幼錦陽尉有一男世橋學生全昌君有二男二女男曰滄叅奉治學生女適進士李重揆次幼安弘量有二男一女男曰鉞曰某女適韓以成徐貞履有一男一女金珪有一男弘錫

進士李命寅有三女沈伉有二男曰之游之泳擢
壻有二女尹墀有一女適學生金益兼申冕有一
男昇有一男一女吳有一女最有一女洪命夏有
一男一女姜文斗有一男金佐明有一女朴世橋
有二女柳諄有二男二女李重揆有一男臣維竊
觀天人合應之理似微而實顯以仁嬪之柔嘉懿
範上承 宣祖盛德克迓天休篤生 聖子 神
孫光啓中興赫業跡其所以臻斯盛者夫豈無自
而然哉易稱視履考祥又曰自天佑之言无不利
以今驗之理有不可誣者猗歟休哉始 明廟晚

而無嗣

文定大妃憂之甚一夕夢異人告之曰

尚州李某有女子納之則吉覺而使人物色之不

能得忽遇一僧指其所居遂得之納于後宮是為

李淑儀淑儀竟無子而仁嬪實因淑儀得進厥後

嗣續昌大

五廟之統卒有所歸

文定當日之

夢殆天之啓衷乎臣財叙次如右系之以銘曰

嫠曜炳靈昭質挺世蘭芳玉潔明詩服禮青規密

侍彤管自飭居寵若驚履泰彌約惟和惟順協于

下上神之聽之百福來嚮錫以祚胤既蕃且仁螽

斯蟄蟄麟趾振振

聖子篤祐

神孫膺命

宗

祀重光彞倫非正遠矣餘慶式至今休于邦于冢
本支同麻豐岡鬱葱有石崇崇刻此銘詩永示無
窮

倡義使金公旌烈祠碑

萬曆癸巳春大明兵及我師進逼京城賊京城賊
南遁倡義使金公率師追賊至嶺南軍于晉州是
歲六月甲辰賊悉衆圍晉九日而城陷金公與諸
守將皆死之 宣廟震悼 命贈公左贊成賜帛
祭越十四年湖南人士為公立祠于羅州祠成請
於朝 賜額曰旌烈又二十年為天啓丙寅羅之

士將豎繫牲之石于公之祠走書於維請紀公勲
烈而饒之石先是歲壬辰倭奴大舉入寇屠金山
陷東萊長驅北上諸城鎮望風奔潰李鎰申砭之
師相繼敗沒宣廟定計西幸賊遂陷京城時公
以前府使罷官屏居于羅之田舍聞報踰慟幾絕
既而奮曰吾徒哭何為國有難君父播越吾世
臣也不可為竄求活吾將舉義師以赴難即強弱
不敵有死而已不死無以報國乃以書馳告于高
敬命朴光玉崔慶會鄭諶等義士宋濟民梁山龍
山璿林懽李光宙徐廷厚等聞風赴集得精銳數

百以六月三日歃血誓衆引兵西公素羸疾至是
欣然語人曰今日吾帶劒跨馬洒然欲輕舉矣會
三道勤王之師潰于龍仁軍中氣懾公諭衆曰我
師義舉也有進無退欲去者任其去衆皆感奮無
一人潛逃者潰師亦稍稍歸公北至湖西衆可數
千遂進辟于水原軍勢稍振公募壯士間出擊賊
頗有所獲又襲敗金嶺賊乃遣幕下士梁山瑋等
奉䟽間行赴行在時藩閫諸帥多沮撓義兵者
而賊來益盛公與將佐謀移兵入據江華官吏之
竄匿者聞公至乃始稍稍出諸官軍亦多來會公

與諸軍申約束沿江樹柵列船艦為守戰備畿輔
士民所在團結皆稱義兵以應公梁山濤等回自
行在得 朝命拜公掌隸院判決事 賜號倡義
使自是 行朝命令始達于兩湖矣賊據京城久
都民之避兵者多還京城與賊雜處公乃募死士
潛入城中曉以順逆利害城中民皆感悅送款于
公者數萬人或潛殺賊獻馘軍前其自拔歸公者
日以百數庵廬遍滿四境至地窄無所容公時出
兵抄擊沿江諸屯賊賊相繼遁公乃率諸將蒙衝
四百艘泝江直進鼓譟耀兵于楊花渡揭榜罪狀

秀吉以挑城中賊城中賊終不敢動明年正月明
大將提督李如松既復平壤進次開城府將討京
城賊公悉具道里地勢及賊情形以報提督因進
軍仙遊峯為提督聲援分兵間出撓賊賊日以窮
蹙乃大殺都中民燒廬舍棄城南走公率將佐入
城臨下宗廟舊墟會朝廷命公追賊公方卧
疾聞命蹙然起曰我得死所矣時公部曲為諸帥
所侵奪存者僅數百公率而南賊盩厔嶺海將西
闕湖南諸軍多左次以避其鋒公謂湖南國之根
本而晉州實為湖南蔽請守晉以捍湖南不待報

而入于州州創殘甚城池器械無可恃者公與節度使崔慶會黃進復讎將高從厚義兵將張允等約以死守居數日賊遊兵已至城東公出精騎擊却之無何賊大至環城列柵攻騎直薄城門公令勁弩射之賊不得近乃編竹木為櫓盾中列砲穴以攻城我師亦隨機應之賊又為土山山上起屋以瞰城中砲丸雨下公亦於城中對築土山發大砲擊碎賊山上屋賊將數人會城東山頂公覘知之密發砲中第二坐者仆地公素病腳不能行肩輿行城晝夜不少休手縻以哺守堞士士皆感厲

益致死初倭酋秀吉憤諸路賊皆無功使使責讓
諸將必欲屠一名都以取當故是役也城久不下
賊死者過當而猶不退會久雨城土融善崩大將
黃進張允中允先後死城中奪氣賊益添兵急攻
城呼聲震天地肉薄爭登城中矢石俱盡徒以竹
木刺擊賊乘勝闌入城遂陷公在轟石樓上左右
皆奔潰惟長子象乾及幕下梁山濤等褊裨親兵
僅十人在公側不去泣且呼曰事去矣將奈何公
怡然曰起事之日吾已斷吾死矣但爾曹可憐耳
遂起北向拜先投兵器水中與子象乾相抱赴樓

下潭水將佐從死者不可勝紀然自是賊亦力盡
不敢復踰湖南 皇朝指揮吳宗道素敬服公聞
公死遣使操文以酹之其辭甚悲總督邢玠亦稱
公忠魂毅魄凜然如在公之忠義於是乎聞於天
下矣君子謂公之倡大義赴國難不讓於顏魯公
扼江都以通 行朝即薛景仙亡以踰也死守孤
城遮遏勅虜身既沒而賊亦斃使湖南得全其事
正類張睢陽若其父子同死忠孝又與卞成陽同
符云公諱千鑑字士重其先光州人徙羅二世矣
少孤從一齋李恒先生學篤志力行動以聖賢為

法舉遺逸歷內外任皆稱職為臺官骨鯁敢言生
貌寢退然若不勝衣者至勇於為義雖責育莫之
奪也其忠義得之天性而又輔以學問傳所謂志
士仁人殺身以成仁者公實有焉以一節稱公非
知公者也祠在州治之西五井峯下維旣略記公
之始末係以楚辭一章以寓迎送神之意而屬令
并刻之其詞曰

榮之澣兮玉之岡儼奕奕兮公之堂椒漿兮蕙肴
陳瑤勺兮薦芬芳公誰怒兮髮衝冠怒雄劍兮翼
威揚橫天宇兮揚威靈雲曠曠兮靈光望公兮公

來靈風肅兮帷房孔武兮且毅紛或前兮或旁有
既睇兮酒既清懽未極兮慨慷歎去兮不少留天
門闢兮皇皇龔帝命兮范南土前鱣鯢兮捐獍狂
春蘭兮秋鞠牢有膺兮廩有藿千秋兮萬歲公無
斁兮公之鄉

有明朝鮮國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大
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
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
完興府院君行通政大夫永興大都護府使
崔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起南字興叔其先全州人上將軍純爵之裔也幼有美質既長從牛溪成先生學文行為流輩所重中乙酉司馬游大學湖南士人以言事忤旨下獄公倡諸生上疏論之宣廟感悟即出之辛卯士禍起公以布衣亦坐累停舉壬辰倭難奉老避兵辛勤丐貸以供養鬚髮為之盡白庚子始仕為王子師傳數三王子師道尊嚴三王子學日進壬寅擢謁聖丙科拜成均館典籍遷兵曹佐郎遷知製教官是歷官侍講宗司書文學刑曹禮曹兵曹正郎己巳左遷咸鏡北道評事

時潼關新陷虜人視北邙為死地拜評事者輒引疾巧免元改命而後及公公曰事不辭難臣職也怡然就任踰年適還又歷禮兵郎文興直講戊申陞侍講院弼善光海初為司憲府掌令遷入玉堂為修撰校理以暗行御史廉察黃海道還拜禮賓寺正又自弼善陞輔德遷議政府檢詳舍人弘文館副應教司憲府執義成均館司成承文院判校壬子陞通政階出為永興大都護府使光海將廢大妃賊臣爾瞻從吏之逐起大獄名流舊臣悉被株累公亦逮繫幾不測削職回住凡七年

已未某月日以疾卒去生之歲甲子一周矣公天
資謹厚薦於孝友甫成童而孤居喪無違禮少鞠
於外家服事外王父誠禮猶父子焉平居語訥訥
若不出口至當官任職竭力自致不以夷險為趨
避嘗上書論軍政幾萬言 宣祖嘉之光海未甚
諄亂公在玉堂疏陳六條皆軍國大務其於盡喪
制敦友愛消朋黨惜人材尤惓惓致意焉言雖不
見用然三年喪之議因公以定臨海獄起公為問
事郎見鞠獄無事實草疏將上親戚力止之遂託
疾不出時女謁用事賤隸有戚聯內人者光海命

移屬內需司公上劄駁之言甚勁切首相李元翼
建設京畿宣惠廳朝議多異同公力贊成之畿民
至今便之進供硯紙體樣過於豐侈宣惠廳啓請
裁損不許公又論之光海滋不悅嘗於筵中極
論革弊之宜光海作色顧謂相臣曰朝臣多喜紛
更非義事也大臣宜鎮靖之居無何時事大變公
不樂居內力求外既得永興慨然曰是不足以有
為乎於是蠲冗賦以紓民急進子弟之秀者群而
教之人皆感奮力學絃誦洋洋尤留意戎事明東
伍練技擊造戰車習野操悉遵戚氏之法期年而

政成至今永以文風稱公之教也公既廢退卜築
于加平之溪上扁曰晚谷精舍蓋少號養菴至是
改稱晚翁云公曾祖命孫從仕郎祖業永庫別提
贈司憲府執義父秀俊 贈承政院左承旨母宜
寧南氏 贈戶曹參議尚質之女公娶同郡柳氏
父曰觀察使永立夫人有至行婦道甚備閨門之
內纖微皆得其宜先公四歲而卒壽六十子男五
人長夢吉瑒而次來吉漢城府左尹次鳴吉京
畿觀察使次惠吉弘文館副修撰皆以文科進次
敬吉某官女適某官韓必遠内外孫男女若干人

觀察少有盛名資中興密謀功最高為時名臣與
兄左尹俱策靖社勲推恩贈公今官贈夫
人貞敬夫人公初葬某地為宅兆不言用某年月
日改葬于某地某山夫人祔焉既將樹石墓道觀
祭自為狀屬維以銘念公於維父友也觀察兄弟
又辱與維游義不可辭銘曰

君子之道誠慤為基譬彼酒醴寧醇毋滯便儼皎
厲給辯妍辭世所貴重去道遠而有美崔公朴茂
之姿敦其質行服訓碩師冠忠履信衣被書詩鴻
漸雖晚其羽可儀豈無夷險唯義之之不淑而訐

不靡而随肫肫悃悃發於事為遭時孔難竟蹟于
巖何蘊之厚而嗇厥施維躬之嗇維後之貽宅此
安厝茲惟孝思既契我龜宅爰移黃驪之岡其
水泚泚我銘斯石百代昭垂

有明朝鮮國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大
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
筵事完亨府院君行嘉善大夫濟州牧使濟
州鎮兵馬水軍節制使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完豐李公策靖社上勲進爵府院君追贈先
府君議政府領議政既又即其墓伐石樹碑而屬

德永張維文而詩之其文曰完山之李貢維國

姓太宗恭定大王生孝寧大君補孝寧生誼城

君案誼城生雲林都正幅雲林生把城君括全把

城生光胤親盡不及爵仕終豐德郡守豐德生幹

官五衛將娶金氏牧使泓之女是為議政公考妣

議政公諱某字某生而魁健負材力喜射御遂就

武舉連魁二場登丙子第選為宣傳官秩滿陞丹

城縣監永赴拜戶曹佐郎遷河東縣監陞令固城

以治最聞擢拜慶興府使府有鹿屯島形勝地也

久為藩胡冒據攘胡而田之及秋公率吏士往收

田藩胡引諸種來寇公力戰却之殺傷過當時虜
兵盛公麾下士僅二百而旁鎮不以時濟師虜雖
退我師亦有死傷者公用是中文法白衣從軍明
年時錢之役公為先鋒逐一胡胡且走且射公身
被三四矢馬亦中矢然窮退卒獲之會公馬蹶虜
遂還兵來圍公一胡挺刃直趨公公一發殪之又
一胡前公又殪之遂奪其馬以騎還至軍軍中服
其勇以擬漢飛將軍然公之右拇指亦以凍墮矣
起廢為羅州牧使言者以羅大州須用文吏乃適
公除金海府使有能名罷歸為都摠府經歷復拜

羅州論者猶持前議 宣廟教曰欲借一州試李
某竟不聽既莅任治行甚著觀察使以聞 命賜
表裏一襲壬辰倭奴入寇 上西幸京城不守勤
王兵皆潰會州人倡義使金千鎰起兵赴難公慨
然資以鎧仗是年冬陞通政階拜濟州牧使時三
京失復 大駕遠駐龍灣道路阻梗諸道貢獻多
不至獨公時節修其方物由海路達于 行在
上亟嘉歎焉嘗 賜手教若曰即不幸渡遼卿以
本州兵出陸克期匡復其屬意之重如此公自以
生平負志槩用武略受 上和國有難塊然獨守

一州不能就行間自效恒邑邑不自得有時慷慨
泣下又念衛將公年高久未歸省屢上章乞解職
不許至戊戌春衛將公卒訃至公奔喪未過海有
命起復莅職公自傷親在不得養沒又不得喪益
號慟不欲生衛罷輒反喪服執禮如在次毀愈甚
明年某月日卒于官得年五十七是歲某月日歸
葬于某地某山初衛將公之沒也上命沿路護
其喪及是恩卹有加嗚呼亦榮矣公少豪勇喜
任俠妖僧普雨張甚人不敢忤視公嘗過其寺憤
其無禮直入捽胡毆之其徒數百人環立脅息不

敢動聞者壯之及長折節恂恂自飭沉嘿寡言笑
不以喜愠見聲色敦於睦姻遇下有恩意居平不
問家人生產牧耽羅八載以廉惠著稱若是者皆
可銘也已夫人德水李氏司憲府監察興曾之女
賢明有婦道教諸子必以法度光海將廢大妃
勒廷臣獻議忤迫無敢異者夫人謂完豐公曰無
以我在故自陷於無君無母完豐公謹受教竟以
是得罪夫人以其歲沒祔葬于公之墓有三男三
女男長曰暉掌樂院僉正無子次曙即完豐公次
所未娶兩女長適直長黃瑩中次適水軍節度

使李義培次適主簿柳浚完豐公為中興名將勲
名重一世君子謂公之遺烈有以啓之云無男子
以族子某為之子維既叙次如右繫以銘詩且詩
曰

烈烈丈夫百夫之防敦詩悅禮射御克臧迪其果
毅于彼朔方黃間一轂虜騎披攘為將孔武為吏
則良于羅于海厥績用彰耽羅之命屬時蒼黃虔
以率職包匭相望既忠既孝紆上寵章命之云短
其志則長其志則長孝子是將翊我中興紀績旂
常數備秩登榮贈有光刻詩貞石永示茫茫

有明朝鮮國 賜國一都大禪師禪教都總
攝扶宗樹教普濟登階尊者清虛堂大師碑
銘并序

西山清虛師滅後二十有八年法嗣葆真彥機海
眼雙仵等將樹石于妙香楓岳月沙李相公為銘
之既而又相與謀曰吾師靈骨之藏雖在是迺其
發跡得法實自南方而伽椰海印又嘗所駐錫之
地不可以無識也於是海眼為之狀雙仵將命踵
門而請余文其言曰臨濟十八傳而為石屋清珙
麗朝國師太古普愚實得石屋之傳自是又六傳

而至吾師蓋如來正法眼藏東而復東六十餘世
而屬之吾師其源流之遠如此請以是銘焉余曰
而師之道吾固未暇學也授受之實吾將何所徵
而言之仁又進曰世出世法外內不相反自昔空
門耆宿鮮有實力王事者吾師以窮衲子一言而
受知 聖祖蒙 宸翰之寵及倭難之作卒能奮
義聚衆協助 天討克贊恢復之烈名聞華夷夫
吾師之心何嘗有所作也隨緣應迹功用卓然心
實乎空有而事光乎忠義敢藉是以固請余曰善
遂諾而發其狀師法名休靜字玄應清虛堂其號

也亦稱西山俗姓崔氏其先自完山坐法徙安州
父世昌箕子殷叅奉母金氏娠師有異夢生三歲
忽有老叟來曰委訪少沙門耳遂提兒呪數聲摩
其頂曰宜名以雲鶴言訖出門不知所之兒時嬉
戲必以佛事稍長風神穎秀出語驚人爲州牧所
愛稱以奇童十歲喪怙恃伶仃無所依州牧携至
京就學于泮齋屢試輒屈鬱鬱不得意遂南游入
頭流窮巖洞之勝徧閱內典忽有出世之志辭訣
同伴有詩云汲水歸來忽回首青山無數白雲中
遂投崇仁長老落髮從一禪和尚受戒時嘉靖庚

子師年二十一歲矣尋參靈觀大師得印可後因
游行村落聞午鷄忽然有省歎曰寧作一生癡豉
漢不欲做鈇𦏧阿師拈筆題落葉曰髮白心未白
古人曾漏洩今聽一聲雞丈夫能事畢自是雲遊
關東諸名山偶入京師赴禪科中選陞至禪教兩
宗判事無何拂衣入楓嶽作三夢吟一禪師臨滅
留識云單衣有債木人爭青不是無脰來自南溟
會師自某所至為禱舍利靈應赫然師雖歲踪晦
彩而道譽益隆虛憍我慢之徒望風心醉爭就止
面已丑遂獄起為妖僧所誣被逮對獄明暢宣

廟素聞其名即命釋之引見 賜御製一絕及御
畫墨竹障子師立進詩謝恩 上益稱賞厚賚還
山壬辰之難 宣廟西幸師出山詣 行在上謁
上曰國有大難山人其能自安乎師揮涕對願效
死 上嘉之命授八道禪教都摠攝師分命諸上
足糾聚義徒於是唯政起關東慶英起 南與權
公慄合兵鏖賊于幸州師自率門徒千五百人隨
天兵進克平壤 天朝經略宋應昌提督李如松
及三協摠兵以下諸將佐聞師名爭送帖致敬或
贈詩稱美辭禮甚虔京城既復 上將旋軫師率

徒數百扈 駕還都請於 上曰臣老且死願以
兵事屬弟子唯政等乞骸骨歸 上嘉其志許之
因 賜號國一都大禪師禪教都總攝扶宗樹教
普濟登階尊者師既歸妙香翛然一閑道人耳甲
辰正月二十三日將示寂于圓寂庵是日肩輿衝
雪遍訪近山諸庵拜佛說法還方丈顏盥興威儀
焚香佛前取筆自題畫像曰八十年前渠是我八
十年後我是渠又寄書訣唯政處英二門人訖咲
坐就化世壽八十五禪臘六十五異香滿室累日
乃歇閣維得靈骨一片舍利三粒就普賢安心寺

建寧堵波唯政自休等又捧頂骨一片來楓岳得
舍利數顆空于榆岵寺之北岡師少從靈觀得法
而宗風之振近代無江弟子千餘人知名者七十
餘其能領袖後學為一方宗主者不下四五人可
謂盛矣晚節通脫自在皮相之流式疑其越戒識
者不以為病焉所著禪家龜鑑禪教釋雲水壇三
家一指各一卷清虛堂集八卷行于叢林詩偈爽
朗多警語筆跡踈勁有致云狀之所述如是其亦
備矣噫師之幻身既已化為灰塵矣其非幻者未
嘗隨而變滅一片之石數紙之文何足為師不朽

計雖然尊其道則不忍泯其迹而欲永其傳于來
世此固其徒用心之勤亦世教之所宜許也莊周
有言曰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其是之謂歟遂銘
之其詞曰

諸佛之心祖師傳之祖師之傳清虛延之清虛之
學得乎天全一絲不罣如魚在淵半偈徹聞嘿契
聖心宸翰寵賁光動叢林遘難奮義貧我中興錫
珥國一莫之與京殺活自由隱見無累世出世間
兩盡能事緣盡而逝譬彼薪火茫茫三界誰渠誰
我幻化雖滅非幻自如名山石龕永閤玄珠瞻茲

靈區實惟覺場鏡珉紀蹟昭眎無疆

有明朝鮮國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
學藝文館大提學行通政大夫承政院右承
旨知製教兼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
官柳公墓碑銘并序

當宣廟己丑庚寅間松江鄭公在相府臺省諸
人各持風裁以臧否相尚群憾四起睚眦譎訛而
並相而據首座者內懷甚毒緣他往進蜚語至辛
卯夏禍機猝發松江公既拊棘西裔名卿大夫士

見忌羣壬者悉目以黨人重者流竄送黜傳輕議
不免適職於是先君子謫穩城柳公拱辰謫慶源
皆北邊遠惡地去王京二千里而遙時議猶焦然
未已必欲寘之不測會明年有倭難上將西狩
悉釋黨人赴行在柳公叙職為禮曹正郎尋陞
成均館司成兼侍講院弼善進輔德屢遷司諫院
司諫司憲府執義公素剛直既經大禍其勁氣猶
不衰嘗侍講書筵聞人有倨色公進曰宦侍無禮
此漸不可長自是中貴人見公為之側目行宮
之駐永柔也女巫入禁中行禱祀公在臺執政

之人以為難奏請使知京師公以上介從還拜弘
文館應教乙未佐統制幕于南徽未幾謝病歸公
自癸巳長處三司稍置散即為司僕司贍二寺正
成均司藝以親老乞歸養拜官輒不就卜築于安
峽之鯉灘承歡晨夕為終養計至丁酉天兵再
舉征倭朝廷急於飛輓以公久處關東習本道
事宜就拜承文院判校為調度督運御史公辭不
得命殫心拮据水陸運餉數萬斛軍興不乏
上嘉其勞下教褒之明年兵罷辭務歸懿仁
王后上陟承訃赴闕以判校兼山陵都廳事

竣陞通政秩辛丑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序遷至右
承旨倭使款徵請和公據大義力陳不可論者避
之親齋上章乞歸省上許之仍賜藥物壬寅拜
東萊府使辭不赴移居坡山庄舍選部以公為親
不仕即授坡州牧使以便養公乃拜命州屬殘
破甚公上疏陳狀得給復以紓民詔使之至調
度有方不以供頓煩丘井四境歌舞之坐微累罷
自是不復仕甲辰某月日被疾卒得年五十八計
聞上命賜賻用是歲某月日葬于果川縣北先
塋之兆公既卒追錄扈聖宣武原從勲贈資

憲大夫吏曹判書大提學公為人坦蕩真實無裡
襮之異好善疾惡出於天性事親至孝父病且革
刺股血調藥以進病即愈二十四中司馬選遊太
學聲譽藹藹蔚栗谷牛溪二先生為群小所誣公率
多士抗疏辨之士論擬之陳少陽登癸未文科隸
承文院遷承政院注書選入玉堂為正字轉藝文
館檢閱歷待教奉教例陞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
察大司馬以武略薦拜平安道評事人為工曹佐
郎正郎京畿都事庚寅拜吏曹佐郎知製教春
秋館記事官陞正郎公立朝侃侃未嘗骫骳隨世

郡小忌疾最甚辛卯春最先被劾去竟與諸公同
謫既還朝亦坐骭骸不大顯以終公字伯瞻柳
氏本出文化高麗功臣車達之後至密直事彥沈
移籍晉州遂為晉人高祖仲孫曾祖璲皆不仕祖
光植贈左承旨考滋始仕為叅奉妣德永李氏
故名相苻其外祖也公娶安東金氏節度使鏐之
女有婦道先公五年而歿其葬與公同窆有二男
二女男長曰偉縣監次雋女長適洪命男次適沈
翼世內外孫不盡記嗣子偉以狀來曰先人窀穸
之成今二十有五載而墓道無顯刻是殆若有待

者敢以請嗚呼維何敢辭何敢辭銘曰

玉雪之白不可沮也朱絃之直不可屈也中冲色
亮行蹈實也訟賢衛道姦鋒折也彼夫孔壬簧其
舌也銜弩巧伺歟俱發也既斥旋復天鑑晰也鍛
而愈剛燔弥栗也位局於時壽奚閱也全其貞素
歸無怛也嶽陰迤麓封有碣也二紀之後待我筆
也

高麗國統合三韓壁上開國功臣上柱國三
重大匡門下侍中平章事趙公墓碑銘并序
麗朝統合三韓壁上開國功臣上柱國三重大匡

明下侍中平章事趙公實為豐壤趙氏之鼻祖墓
在豐壤縣之赤城洞中向之原後裔之居其鄉者
世禁樵牧歷六百有餘歲至我 昭敬王之十年
恭嬪金氏卒卜葬食墓後三十步許公之裔孫若
千人上疏訟之 昭敬王曰恭嬪之先實趙之自
出其葬之又三十方四歲為光海之二年追隆所
生尊恭嬪為后踰其墓為成陵凡墳墓之在近者
皆發去之公墓當在發中會大臣言墓以不可發
剗其封而夷之足矣光海從之自是公之墓蕩為
平地後孫無所展省銜痛茹冤者十有四年而為

天啓癸亥 今上踐阼又八年為崇禎庚午公之
裔孫若干人上疏言成陵既已革除臣祖某之墓
宜復舊封 許之是歲十日某日諸孫畢會墓下
為文以告開其兆域則窆壙四隅宛然可識遂築
而封之甃石成砌悉如舊制訖事退咸一口言曰
惟我祖歲此地歷六百餘年而隳隳二十年而復
夫經六百年之久而後人識其墓者希矣既隳而
旋復者滋希矣此殆我祖德業之盛神明默祐以
致此也宜樹石紀蹟昭示永世謂維亦忝外裔俾
為之銘謹按公初諱巖豐壤人世傳公始隱田野

不求聞於世及麗祖起一見契合賜名孟屢著功
伐賜壁上功臣號官至侍中夫以麗祖之英武知
人善任賢能景附而公崛起田間致位宰相為開
國勲臣非名世之偉人能如是乎世代久遠載籍
無徵其事業之詳及生卒妃匹子姓皆不可攷獨
據譜牒所載叅以耆老流傳略叙如右而係以銘
詩其內外諸孫之表著者記于其陰其銘曰
於赫麗祖握符應期維時侍中實左右之勲躋柱
國位列台司俾為元臣齊六太師赤城之塋降魄
攸依鬱彼松楸菟牧遠違歷禩六百堂封見夷丘

壠殘滅父老傷悲天定必勝反乎覆而聖作革偽
雲仍齊辭有宥其宮周以阿隍既封既塹隆然而
巍於維侍中德業光輝墟墓所在百代永祗既隳
而復鞏固益彌公多孫子有本有支延及外裔佩
服金緋來展來薦勿替式時豐岑巖薛其水瀕瀕
伐石紀烈陳此銘詩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三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四

碑銘 八首

龍骨城故府使李公碑

以下續稿

故府使李公諱希建延安人也以武舉進天啓甲子春始來莅任居一月李适反公將兵從元帥張公擊賊賊平策勲賜振武功臣號公為人廉直忠慤武勇絕人其為治威惠並行而果於趨事劇易無所擇嘗謂此府當賊衝為關塞要害而邑治無城塹可守龍骨山形勢險絕若築壘峙糧緩急入守則余玠釣魚之功可坐辦也乃請於朝以是

卷之十四

歲夏五月始賦功公身負木石為吏卒倡衆徒齊奮不督而勸六閱月而告訖及丁卯春虜大舉入寇陷義州凌漢安州相繼失守公謂賊已深入城不可守將挺身赴難以自効行至雲巖遇賊格鬪中流矢卒時龍骨無守將叛人張士俊以城應賊府中士民相率倡義誅士俊推郡人鄭鳳壽為將入城保守無何賊大至城中人悉力死鬪殺賊無算賊屢進屢卻悉取死尸焚之而遁去自是不敢復犯當是時虜兵乘勝勢甚盛名城巨鎮望風摧敗而龍骨以孤城弱卒獨能却賊立功使關西一

面隱然倚重及虜之卷而歸也兩西被俘男婦數
千口逃歸者皆入城得沽論者以是益歸功于是
城云久之龍川人相與謀曰人知是城之成本出
於公而不知能使吾屬効死不去力戰而勝賊者
皆公之遺烈也不然城池之壯固兵力之盛彊固
有什倍於此城者而皆不能守何哉我公之功德
百世不可忘也遂冶金伐石圖所以不朽者而請
文於維維謂李公烈丈夫也其身雖沒其所建立
成就卓卓如此山石可泐公之名不可泐也繼自
今為李公之遺民者其各勵忠力益思所以報國

殺敵捍衛疆土者則庶幾不負李公之餘澤嗚呼
可不勉歟

青雲君沈公神道碑銘并序

青雲公卒既葬以顯刻之銘屬諸維維禮辭而心
諾之無何遘疾幾不全久之幸少明而公之墓草
已再宿矣公之二季以狀來曰石已謹具惟文成
是須敢固以請嗚呼維與公同年生少時僅一再
識面及癸亥同事獲與之周旋於是始知公之才
猷氣槩實有過人者既而同立本朝孰矚公心
事乃知忠樸敢言益有不可及者及公沒而細聞

其生平則知其內行之備尤出於人蓋維於公交
之彌久而知之漸深有既沒而後悲者今已矣維
固不忍銘公墓即不銘而負存沒之託亦何忍也
公諱命世字德用沈氏望青松麗之季有青城伯
德符始大顯入我朝有諱溫諱澮比二世位領
議政封府院君又三世而至忠惠公連源亦拜領
議政是為公高祖生諱鋼以國舅封青陵府院君
生諱義謙官大司憲為明宣間名臣生諱掩官
終玉果縣監以公勲貴贈領議政青川府院君
為世父郡守仁謙後娶綾城具氏左贊成贈領

卷之十四

議政綾安府院君文懿公思孟之女以萬曆丁亥
生公文懿公實誕 仁獻王后故公於 今上為
從母昆弟公自兒時英偉不羣從故黃文敏公學
文敏亟稱其遠器及長長身美風儀倜儻好誼有
古節使風癸丑酷遘家禍自是棄舉子業湛浮客
遊光海既幽閉 太妃昏亂益甚 今上與諸元
勲密定大計公亦與焉及癸亥三月將舉大義公
悉以所收募付裨將會于西郊而身自迎駕入城
其周旋密勿資襄謨畫之功視諸人特多歷拜工
刑二曹佐郎正郎司僕寺僉正策勲 賜奮忠資

謨立紀明倫靖社功臣誦特超通政大夫兼五
衛將尋進階嘉善封青雲君兼副總管李适反
上幸公山公以雲劒扈從駕次水原夜已深
上忽不豫廷臣未及知公達曙侍左右忠勞最篤
賊平還都陞嘉義階工曹叅判兼扈衛將將冊
世子嬪尹氏女中選而其從兄某作逆死其父當
隨坐而免公侍經筵進啓曰配德儲君當擇
令族家犯惡逆者不宜廁其選上無以奪公議
遂停嘉禮然公亦以是得罪謫忠州大臣臺諫爭
之不能得明年放還丁卯胡寇至令敘復勲封

蕪扈衛將 駕自江都還蕪內瞻寺提調出為原
州牧使居數月治理流聞會被疾免歸初 穆陵
既成堪輿家多言於葬法為絕地祠官又言每值
潦雨 陵上石甃縫隙輒有涌水公常聞而憂之
至是上疏請依 英陵故事改卜吉地事下朝無
異議及啓 舊陵乃無水論者謂公安議山陵攻
之甚力 上察公無它竟不許公陳疏自劾又優
荅之公自原州時已病咳閱三歲寢加而神明不
損每聞朝家有闕失輒憤叱彌日嘗曰吾病矣骨
中無復滯慮唯憂國一念不能自遣豈此亦一障

也耶壬申四月二日疾革遂以後事屬諸弟家人
環泣公止之曰死生常理何悲泣為卒年四十六
將斂發笥唯有二襦親友共襴之乃克斂觀者於
是益服公廉儉云計聞 贈賻吊祭如禮用是歲
某月日有司備物葬于原州劍壇里某向之原夫
人完山李氏正郎幼清之女生一男一女皆夭以
季弟熙世男格為後纔數歲公資性疎亮易直薦
於行誼仲氏死於癸丑之獄伯氏亦坐謫一門死
喪相繼公收恤孤婢經紀家事能盡其心力先夫
人沒于南中公哀毀踰禮以溢靡終喪綾昌之幽

死也親戚怵迫莫敢問公為躬莅斂窆章陵感
其義常為泣下輕財好施急人之阨難能脫人於
禍而不自以為德中興以來自以親居肺腑上際
聖明益發舒自奮遇事侃侃言議譏刺不避權貴
國有大事人所不敢言者公輒盡言之終不以禍
福毀譽撓其志故不相悅者滋欲齟齬之而知之
者沒世之後益追思悼惜焉嗚呼是可銘也已銘
曰

沈自青城世載高勲任姒之門亦有名臣堂堂都
憲祿不配名良孫繼之識通器閎癸亥之事人紀

再正公扶日轂八區鏡淨策勲䟽封有光先烈豈
無元功公戚且密事有難言萬口聶需公奮直詞
殉國忘軀言則用矣身覆罹愆亦奚病焉知我者
天巧夫所避君子是循唯其自信始屈終伸胡不
壽考輔我王國作詩孔哀爰刻山石

沙溪金先生神道碑銘

并序

金氏望光山者本出新羅氏羅之季有王子興光
知國將亂出遁于光子孫因籍焉當高麗時金氏
八世相繼為平章事故名其居曰平章洞入我朝
世有顯人有諱國光官左議政策勲封府院君生

諱克忸大司諫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宗胤琮山
郡守 贈兵曹叅議祖諱鎬知禮縣監 贈左贊
成考諱繼輝博學有大才人以公輔期之官終大
司憲 贈吏曹判書配平山申氏右叅贊瑛之女
以嘉靖戊申生先生幼而莊重不妄語不戲狎初
從龜峯宋翼弼受四子近思錄諸書心悅而服習
焉大憲公喜曰吾兒已知為學吾無憂矣及長師
栗谷李文成公備聞道義之要栗谷甚重之大憲
公按關西關西素稱繁華游客日以聲色宴樂為
事先生每以省觀至隨衆周旋外若不為崖異而

操履貞固未嘗一近媒譖人以為難萬曆戊寅
朝廷選學行士有以沉潛聖經薦信古訓薦先生
者除 昌陵叅奉父之大憲公如 京師先生將
隨行吏曹以祠官不可曠職換授敦寧府叅奉是
行也往返數千萬里所以扶侍服勤誠孝懇至又
以才行卓異被選有陞敘之 命無何遭大憲公
憂廬墓盡制拜 順陵叅奉以病去俄陞平市署
奉事用前 命也尋去職累授活人司圃二署別
提司饗院奉事皆以病辭拜童蒙教官例陞通禮
院引儀出監定山縣明年壬辰倭寇至 大駕西

狩戎事旁午民不堪命先生接應撫摩各得其宜
以故事舉而民安之方伯褒聞稱以悃幅無偽
為政不煩秩滿解歸拜戶曹正郎天兵南征調
度糧餉于湖南事竣還朝尋以事罷寓居于海西
時新經大亂士不遑學業先生日與門生子弟講
誦不輟屢除丹陽郡守軍資監僉正戶曹正郎揚
根郡守翊衛司翊衛皆不拜未幾又授軍資僉正
僦俛出謝拜安城郡守朝廷設局校正周易口
訣先生被召入拜宗親府典簿有病不果供職
及鄭仁弘用事時事大變先生不樂在京遂歸

山田舍起拜益山郡守居三歲罷歸光海初除翊衛不就尋拜淮陽府使議者謂地當北關要路宜用武人換授鐵原府癸丑獄起先生有庶弟某某被告考掠死尋戮屍論以大逆先生闔門當緣坐親戚憂怖或謀所以紓禍者先生道然曰禍福命也非人力所能倖免會有法官言據律不宜緣坐大臣議亦同事遂已初光海親鞫囚問上變人曰金某亦與知否其人對曰金某賢者某等有謀猶恐其聞知也及鄭浹誣服光海問如前浹所對亦然以故先生獲免既而還鄉屏居杜門不通外人

唯潛玩經訓以自適 今上初踐阼 下教曰金
長生予在潛邸熟聞其名即授司憲府掌令先生
上疏辭以老病因貽書諸元勲極言輔導 君德
安民緩刑收人才恢公道之術因戒諸公亦宜清
慎自厲毋踵靖國三將之誤諸元勲得書歎服遂
以聞于 上先生辭疏入 上下旨溫諭許令乘
馬輦來尋又 下教促之先生力疾赴 朝又上
章乞免 不許 上將親祭于私廟廷臣議祝辭
稱謂禮曹判書李公廷龜副提學鄭公經世與諸
大臣羣議以為 上以親孫繼祖統與旁支為人

後者不同既不考 宣廟則於私親無二考之嫌
當稱考自稱子先生上疏言帝王之禮莫嚴於繼
統雖兄繼弟叔繼姪皆有父子之義春秋傳論閔
僖猶父子漢宣帝繼昭帝而尊史皇孫為皇考先
儒譏之 殿下既承 宣祖之後不當復考私親
宜倣程子說稱叔姪為是時朝議已定先生之說
不得行他日先生入侍 上慰諭甚備先生拜謝
因出懷中奏劄論帝王學問之道 上嘉納之尋
遷為司宰監僉正 筵臣建請特設成均司業以
處先生使訓迪多士且 命輔養元子先生懇辭

不獲每叅講席文義之外隨事規勸元子深敬重
焉先生每進見輒引疾乞退上強留之後申請
不已上曰好往還勿為久留 陛辭日宣醢慰
遣之 元子面語丁寧願勿久留先生既還鄉上
䟽謝 恩兼陳民瘼 上又慰納之李适反 上
幸公山先生迎駕道左賊平還都 上謂曰從此
入京教導元子可乎先生不敢辭歷尚衣院正拜
司憲府執義三辭不許因請暇還鄉上萬言䟽
條陳十三事陞通政大夫工曹叅議時憲府因治
內奴事涉 慈殿 上下嚴旨政院封還 上又

命推考政院先生因辭職疏陳其事言此雖小失
終必至於以私減公上優答之尋赴召謝恩
筵臣言金長生既來宜令出入經幄且使侍講
元子輔益必多上從之乃改稱講學官冊立
正世子命陞嘉善階拜同知中樞府事尋又請
暇歸屢疏乞解職終不允啓運別宮之喪先
生詣京進慰留旬日請告徑歸政院啓請留
之命下而先生已去矣先是寧越郡守朴知識
上疏論大禮其說與先生相反一轉而為追尊之
論先生心非之作書與朝中知舊痛加辨斥而元

勲有主朴氏說者劄中謬稱先生亦改舊見先生
又上章自辨胡寇逼圻輔上幸江都世子分
朝南下有旨以先生為跽召使先生力疾承
命召募兵糧身詣分朝上謁一夕有訛言賊已過
臨津分朝諸臣蒼黃欲奉東宮移駐嶺南先生
力言其非計又請對備陳利害世子然之俄而
訛言亦自定先生即自分朝馳赴江都時和議已
定賊且退矣上引見慰獎先生因啓曰賊勢
稍緩臣老病垂死乞骸骨歸又言講和固出於權
宜示和之議亦未可非今言者或以此被譴恐自

今國家有事人無肯盡言也先生還自江都解職
閑居拜刑曹叅判再辭不赴久之 上思先生謂
侍臣曰金長生張顯光皆是宿德不肯來京來亦
即歸此由三誠薄禮簡之致即 下教令以馬輦
來先生䟽辭 上賜手批曰卿以國之大老德行
超倫今若來在京中非但為士夫矜式必有啓沃
之益予方側席以待卿勿更辭時先生年已八十
有三矣自念景迫桑榆精力耗盡連章乞骸益力
會有優老之典例陞嘉義階明年辛未八月三日
以疾卒計聞 上震悼遣官致祭賻有加 世子

輟講進素膳謂講官曰昔余蒙學扞格金公教誨
之恩何可忘也亦遣宮官致祭上又命本道給
役夫以營墓門徒持服者數十百人比葬遠近來
會者幾千人是歲十月十九日葬于鎮岑縣西新
卜之原先生諱長生字希元學者稱沙溪先生天
資敦厚和粹自然近道而向學甚早又得親炙於
大賢其立心也專而確用力也密而篤玩索踐履
交致其功自弱冠至耄耋之年無少懈焉故德器
渾成晬面盎背四方之士無問識不識其論成德
君子必以先生為稱首焉幼喪先妣王父贊成公

取而育之及贊成大人之沒先生方在海西忽覺
悲情內集涕流不禁居數日計至亡辰之難長子
際在他所遇賊見害先生輒覺終日悲楚人以為
至誠先知之驗尤薦於師友恩義宋龜峯遘酷禍
脫身避仇無所歸先生舍養之唯謹松江鄭相公
既得罪黨禍益深生平知舊亦或雷同詎排以傳
時議獨先生辨白其心迹雖警警四至不顧也先
生之學本出於栗谷推而上之以根極於考亭其
於近代儒先所論理氣先後四端七情等說同異
得失一皆以栗谷之說折衷之而辨析精微多所

自得先生於禮學用功最深攷證精博人有變禮
疑文必就正焉及論國家典禮獨排衆說以至上
弗主意下與諸公抵牾雖以維之愚亦嘗屢獻
其所疑而先生確守初見終不少改云平生不事
著述每讀書所得輒有劄錄有經書辨疑八卷近
思錄釋疑一卷疑禮問解八卷書疏雜錄若干篇
添註家禮集覽三卷藏于家喪禮備要一卷行于
世夫人昌寧曹氏僉樞大乾之女賢有婦道先先
生四十五年而卒得年三十有六初葬于連山縣
先塋之兆及先生之葬而遷祔焉生三男三女長

隱即壬辰遇害者次集司憲府持平次繫弘文館
典翰女長適監察徐景霽次天次適郡守韓德及
側室有六男子曰榮生貢曰榮天曰杲曰槩曰槩
曰槩女子二人持平有側室子曰益炯曰益煉女
子二人典翰有六男曰益烈別提曰益熙藝文館
檢閱曰益兼學生餘幼女子四人徐景霽有二女
韓德及有三男四女其餘內外孫曾不盡記銘曰
弘毅致遠木訥近仁聖訓炳然四科之列曾曾不
與卒得孔傳於惟先生質重氣醇確乎靜專早師
真儒潛心服膺矩方規匱世之學者憑虛驚遠華

色外宣先生異是寸積銖累知所後先黃中通理
義暢四支渾然德全晚際聖明禮隆秩躋都俞
廈旃國有大老既壽且康渥顏華顛士林瞻仰
若山有岱魁衡在天日昃之辭梁木忽摧哀榮備
焉宰如者丘刻銘豐碑用貽萬年

贈吏曹叅判柳公墓碑銘并序

嗚呼此故貞士柳公晦甫降魄之歲也公不幸生
昏亂時見嫉於權奸陷身桎梏而能抗言不撓卒
隕其生至今譚其事者莫不憤咽投涕嗚呼傷哉
公諱燦晦甫其字也幼有至性六歲喪先妣哭泣

如成人壬辰之難公侍大父于清風任所公之考
監察公在他所避兵一夕夢監察公為賊所窘覺
即悲泣食素夜輒焚香禱天無何凶問至考其日
果與夢符公乃請於大父欲從軍復讐大父憫其
弱強止之遂因毀成疾時當亂離顛沛而喪祭之
節必遵禮制與一兄三妹友愛深至比析貲獨廉
取從祖姑死於瘟疫親戚莫敢視公奔喪百餘里
躬自歛殯人以為難公少讀書習舉子業屢舉不
利人或勸從蔭仕則曰吾不欲為斗食吏釐釐權
貴門下也自癸丑變後慨然曰三綱絕矣遂不復

應舉築室先墓下蒔花竹蓄書史時與鄉鄰過從
以飲博自適然公素耿介疾惡既屏居愈益激昂
方韓縝男張甚為其子請婚公不應徐謂人曰吾
女忍與某子為婦哉縝男聞而銜之至丙辰夏海
州獄起牧使崔公沂公之婦翁也羣奸指為罪首
文致論大辟時縝男以刑房承旨主其獄請並逮
公許筠欲藉公為左潛以書誅公曰置對如此可
轉禍為福公自知必不免且不忍負崔公對獄恣
暴奸人鍛鍊狀又發筠書奸黨大駭固請考問竟
死獄中公臨死目為書處置後事甚悉勉其子以

忠孝正直為心解衣與同繫趙生漫談別神氣不
亂字畫如平日公生於萬曆丁丑至是年僅四十
越八年癸亥今上反正羣奸伏誅昭雪誣枉贈
公司憲府持平尋以其子原從功再贈至吏曹
叅判柳氏本出文化其後有從晉州遂以晉州為
望五世祖順汀以靖國元勲官至領議政封菁川
府院君配享中宗廟庭曾祖師弼溫陽郡守祖
浚軍資監正考重光司憲府監察忌羅州丁氏典
籤允祚之女公平生尚名義重然諾親舊有急難
省顧調護出於至誠人所怵迫公輒勇為之卒以

是及禍公初娶崔氏後娶俞氏皆賢有婦道皆先
公卒皆贈貞夫人崔夫人有一男一女男時英
忠勲府都事女適士人李碩平俞夫人有一男時
發早夭側室子口時著時英有一男二女男曰萬
全百全女長適某餘幼公初葬于某地某山至某
年月改葬于某地某山某向之原崔夫人祔焉都
事君以顯刻見屬維生後公十歲幸得從公游及
見公之遘酷而心悲之遂不辭而為之銘曰
有豕負塗免我玉雪或銜其髻狙影以發嗟惟柳
公罹此不祥我身可靡我辭難隆公死不死凜凜

生氣彼狗鼠曹萬磔餘穢一時之枉百世之伸厥
有不信視此刻文

折衝將軍守忠清道兵馬節度使 贈崇祿

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黃公墓

碑銘并序

自倭寇搆難兇鋒遍八方而賊所盡銳急攻必取
乃已者無如晉州將士竭力拒戰殺賊過當者無
如晉州城且陷名將烈士捐生效節與城俱亡者
亦無如晉之多而節度黃公稱最著云公當辛卯
歲從通信使赴日本見賊有必動形捐橐買寶劔

一曰不久賊來吾將用此劔矣未幾為同福縣監
每衙罷輒擐甲馳馬或距躍曲踊以習勇明年倭
寇至公從觀察使勤王北上至龍仁師大潰公時
領兵設伏于水原獨能全所部而歸與諸將守熊
峙賊向全州公引兵赴之遇賊于安德院與戰破
之以多陞訓鍊判官又守黎峴當賊衝賊夜襲之
公中九傷脚闔益力賊大衄且退而公又中九仆
地幾絕賊乘勢再進部下士共擊却之論者謂微
是捷賊必遍蹂湖南矣主將奏捷略公功賞止訓
鍊副正鄭相公澈體察南服聞公名檄公權守益

山郡兼助防將事聞為真從節度使宣居怡引兵
北屯水原以斥候在前選賊力戰奪其馬而來陞
折衝為忠清道助防將癸巳春拜本道兵馬節度
使京城賊退公躡賊至尚州赤巖與賊戰連捷是
歲六月賊將清正大舉將犯晉州公與倡義使金
千鎰節度使崔慶會諸將李宗仁等會于晉州公
言諸軍俱蹙入一城被圍而無外援則城必危矣
欲自引一軍望城外表裏相應以分賊勢倡義使
難之公不得已遂同入城為死守計居數日賊大
至決濠填塹為上山飛樓竹棚木櫃諸械以攻城

砲丸如雨公與諸將隨機應變晝夜不休射輒
洞貫會大雨城壞公身擔土石旋復補葺相持凡
九日大小數十戰賊死者無算積尸如阜而是月
二十八日公忽中丸而殞城中喪氣賊乘勝疾攻
城遂陷 宣廟嘉公忠烈遣官 賜祭 贈議政
府左贊成又 命旌其賢復其家建祠于州 賜
額曰彰烈與金子鑑崔慶會等春秋同享俎豆公
諱進字明甫其先長水人 世宗朝名相翼成公
喜五代孫也翼成生判中樞胡安公致身胡安生
知中樞事孝知樞生副司直塏 贈工曹參議司

直無子子從弟進士愿之子允恭允恭不仕 贈左
議政是為公之考配南陽房氏奉事應星之女以嘉
靖庚戌生公公為人嚴重尚氣節長身美鬚髯形貌
甚偉自幼業弓馬膂力絕人趨捷如飛與李宗仁齊
名相友善約同生死竟如其志云年二十七中武舉
為宣傳官以母憂去廬墓三年喪除為居山道察訪
癸未時錢之役斬獲甚多有友人以罪充軍須得功
乃免歸公悉以所獲與之歷安原權管又拜宣傳官
遷濟用監主簿出監同福縣初赴晉州也義兵將郭
再祐止公曰晉州孤城不可守且公達忠清節守晉

而死非職也公曰業已諾倡義矣雖死不可食言郭
知公意不可奪遂執酒相別聞公死痛悼不已嗚呼
若公可謂烈丈夫矣公之死城猶未陷李宗仁歛公
尸瘞之賊退得人指告乃歸葬于南原楓山公娶晉
州蘇氏部將忠世之女賢有婦道以公 贈官亦封
貞敬夫人歲賜酒饌生二男廷稷廷說皆中武科廷
稷安東判官廷說喬桐縣監二女未嫁而次廷稷有
一女廷說有男曰暉生負二女適士人朴以烱進士
房元亮天啓丙寅蘇夫人卒將祔葬于公墓窀穸中有
水乃改卜先塋之側幸向之原遂遷公柩就其地而

合葬焉。曄將樹顯刻。人鄭君弘。溟請維文。維壯公
之烈。有素矣。乃不辭而銘之。其詞曰。

烈烈黃公。既毅且武。引彊命。中有力。如肅忠。為干
櫓。義則其兵。三軍可奪。此不可撓。晉陽之事。公非
其職。一言已諾。知死必即。衝梯亂舞。飛礮如霰。一
圖十日。一日十戰。公起大呼。罷病亦奮。嚼齒沫血。
神咷鬼憤。惡氛壓城。九穿公額。大樹既摧。金湯隨
覆。公死不死。凜然猶生。烈氣所洩。虹射霆轟。公神
在天。魄藏于土。刻詩山石。以風來許。

翰忠貞誠翼謨修紀光國推忠奮義協策平

難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
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祀城府院君

贈謚忠穆俞公神道碑銘并序

光國元勳故相俞忠穆公墓在廣州之陰丹山墓
後數十年公之孫觀察使伯曾以其父三陟公之
命請於維曰先公勲名在盟府事業在國乘墓道
之銘於今所當得而迄今闕焉不肖無所逸罪然
亦有待焉爾願得直而不華者文施于顯刻維辭
不獲按狀而序之曰公諱泓字某生十一歲而孤
能力學自立中己酉進士癸丑文科初隸承文院

薦入藝文館為檢討教遷承政院注書陞成均館典籍兼知製教選入玉堂為副修撰南徼新經倭難謂公兼通兵略除慶尚右道評事累遷修撰兵曹佐郎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兵工二曹正郎薦拜吏曹佐郎左遷京畿都事入為校理議政府檢詳舍人司憲府掌令沈義上疏言時事有曰內旨除官無異斜封墨勅怨累聖明用是適為司僕寺正為監試考官得栗公字文成公將冠多士或嫌其以日學禪公曰初與之誤程朱所不免今既反之正矣又何咎焉議遂定識者韙之拜應

教復為舍人

文定王后之喪為都監都廳山陵

成以勞陞通政階俄拜承政院同副承旨轉右副

以親老乞郡為春川府使以治行聞賜衣裏袞

之民有獻白雉請以聞于朝者公却之秩滿還

朝春民思之立石頌其德政為戶曹叅議歷拜忠

清全羅二道觀察使陞嘉善大夫為會寧府使入

為開城府留守尋丁大夫人憂喪除拜慶尚道觀

察使以疾免歸累拜漢城府右尹戶曹刑曹叅判

出為咸鏡道觀察使未幾特陞資憲大夫漢城

府判尹歷工曹判書拜禮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

都撫府都撫管朝廷以西事為憂特拜公平安
道觀察使歲滿入為知樞丁亥差謝恩使時國
家屢辨宗系之誣已許昭雪而會典尚未頒
上命公力請以來公至京師呈文陳乞禮部以未
經御覽難之公跪請不已詞意危迫叩頭流血
涕淚被面尚書沈鯉為之感動即具奏順付使
臣皇勅有曰陪臣至誠懇請茲特徑賜復命
宣廟大悅引見慰獎之甚厚超陞崇祿大夫判中
樞府事錫賚甚豐命陞其子大述官初公之
奉勅出關也主事馬維銘以詩賀之宣廟見

其詩親自和韻因命館閣詞臣和進當世稱以
盛事又拜禮曹判書進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
府知經筵事鄭汝立謀反事發連逮者多公嘗
侍講筵言逆獄多濫請垂欽恤以故多得平反
庚寅策勲賜光國一等功臣誦又以鞠獄有勞
賜平難二等功臣誦進階輔國封杞城府院君拜
行吏曹判書至辛卯時事驟變上特命適公明
年倭寇深入上將西狩中外汹汹公上疏陳大
計請固守京城同死社稷且曰繩鞋非宮禁所
用白金非禦敵之物方羽撤交急而輒命貿易

殿下安得為此。亡國事乎。辭甚勁切。上召公慰諭。俄而申砵敗報至。上遂倉卒西幸。公匹馬扈駕至平壤。上欲渡遼。內附公。又上疏陳其不可。進拜議政府右議政。賊兵漸逼。上命公扈殿避兵嶺北。俄改命回赴行在。時賊鋒充斥。中殿恐在路為賊追逼。欲入山避之。公力請啓行。中官不肯納。公直進帳前極諫。上殿從之。上將定計內附。命世子奉廟社主入江界。以圖興復。朝臣當分屬兩朝。公曰。今日之義。廟社為重。願隨世子自效。上從之。公謂江界僻遠。無以

誦令國中欲踰嶺入東北誦召四方以扼守要害
會賊兵已入嶺北乃回 駕關西羣議欲權埋
廟社主公請對力止之遂奉世子從間路崎嶇冒
險次于伊川馳書諸道諭以討賊大義時四方未
知朝廷所在無所屬心及是始皆感泣思奮諸道
義兵皆稟命焉公欲移駐江華糾合兩湖以圖復
京城凡一日三請而朝議不可公請往督諸將世
子以公為都體察使言言又謂公老論遠之京城
賊退 上命公先入京保釐公至掃除灰燼存恤
瘡痍施措稍稍就緒而為不悅者論去之 大駕

還朝公扈 中殿留海州上劄論時事十餘條多
人所諱言者甲午冬進左議政尋被言免相十二
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享年七十一明年二月某日
歸葬于高陽先塋之次歲壬子改卜黔丹之麓而
移葬焉公為人寬厚有忠度性篤於孝友幼年失
怙未能行喪及長每遇忌月輒食素二十七日以
寓追服之意大夫人屬疾公衣不解帶晨夜必焚
香禱天又嘗冀以驗安危及遭喪哀毀踰禮廬墓
三年服除自以非宗子無以致其追遠之誠為設
考妣虛位出入必告朔望必奠遇宗族極其親睦

撫諸姪如子焉其立朝當官臨大事決大議確然
自信未嘗有所訛駁論辨之際辭氣偉然宣廟
嘗欲與宰臣姓李者結婚公諫曰鄉望雖殊同姓
之嫌一也上為停之戚里女有毒弑其父者其
家與柄臣連姻議者頗繆其獄公獨請誅之辭甚
嚴正人多快之而亦有為之反目者方李標用事
公與同僚黃三省言標驕妄必敗附麗者猶秋蠅
聚陽耳三省洩其語公將被奇禍會標敗得已公
嗜讀書家藏書至萬卷為詩文贍敏立就談藝者
以為難云俞氏出杞溪遠祖汝諧仕高麗以直道

忤權臣謫死事在麗史公之曾祖諱起昌僉知中
樞府事 贈兵曹判書祖諱汝霖禮曹判書考諱
綰生負不仕 贈領議政妣 贈貞敬夫人南氏
即世所稱秋江先生孝溫之孫 贈司僕寺正忠
世之女也公凡再娶前夫人李氏校理遵六之女
慈孝有婦道嘉靖乙丑卒年四十四 贈貞敬夫
人後夫人金氏縣令光烈之女仁惠善撫諸子閨
門之內無間言李夫人有三男一女長曰大述沃
川郡守次曰大建某官次曰大進工曹叅議女適
金琢縣監金夫人有一男一女男曰大逸今為三

陟府使女適金集其官側室男曰大造典牲主簿
女為僉正劉鳳瑞妾大述有四男二女男曰憲曾
志曾懿曾懋曾女適某某太建有一男一又男曰
績曾女適張雲翰大進有一男一女男曰哲曾女
適某大逸有三男二女男曰伯曾今為慶尚道觀
察使曰某某天女適某大造有一男曰其金琢有
二男三女男曰自蕪天曰自點靖 社元勲今為
漢城府判尹都元帥金集無子內外曾玄不盡記
銘曰

俞為著姓近代彌盛宗伯之後公薦厥慶繫公致

身豈曰無基孝為行本公實有之公有猷為左右
具宜于中于外厥績用熙宗誣既雪帝典亟宣策
勲疏爵孰居公先艱危作相匪榮伊悴彼哉黃口
俾我屢躋公身雖沒名在旂常易名忠穆百世耿
光公多餘慶子孫振振勒此銘詩以告無垠

資憲大夫戶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
總府都總管俞公神道碑銘并序

故判書俞公歷事 中 仁 明 宣四朝卒於

隆慶庚午其葬也從子忠穆公泓為之志後六十
有餘歲而曾孫察議省曾將樹石墓道德水張維

為之文而銘之其文曰公諱絳字絳之自童幼氣
度不羣及長人以公輔期之年二十二中上舍選
三十二登第權知承文副正字選入翰林轉承政
院注書累遷吏曹郎議政府舍人其於玉堂諫垣
憲臺諸職蓋迭居而迭去焉由直提學陞承政院
同副承旨自是歷拜兵曹吏曹叅議司諫院大司
諫司憲府大司憲承政院都承旨戶曹兵曹叅判
出為京畿全羅慶尚正安咸鏡等道觀察使其按
西北皆上所特命也進階資憲為漢城府判尹
工曹刑曹判書再為戶曹判書以卒年六十一公

之生平歷官大略如此其小官及乍除乍改者皆
不書公天資重厚外嚴而內和其當官任事剛毅
立斷持論方嚴確然若不可拔者性疾惡見佞色
諂笑者若將浼已然常持大體不苛細能處靜而
制煩存朴而屏華嘗曰吾本無宅長唯立朝三十
年未嘗踐權戚家門庭方陳復昌用事嫉公異已
恒欲傾陷之公不為動至作詩以刺之人以為難
其再長憲府也會有林百齡議謚事清流處館職
者將皆得罪尹元衡謂公常右乙巳黨人啓請併
罪之事且不測賴明廟燭其狀公得免焉然元

衡怒不解

上為出公按嶺北將行

寵賚以安

之公才猷練敏兼通武略乙卯倭變之後南服多
事廷議共舉公按嶺南其在關西也建議等義州
城屹然為西塞保障聚秀民于平壤為置師以教
之勸課甚備道內願學者踵至文風大振西士自
此多登名科第者前後再長度支每以節用省費
為務雖事關宮禁貴戚者一切裁之以法有可以
利國家而祛民害者無不白行之屬吏不敢因循
舊習而猾胥之為姦蠹者稍稍屏戢不數歲國儲
漸裕論者稱其善於職云嗚呼使公而壽考其見

諸行事者豈止於是哉公之先祀溪人也自羅麗
世有顯人曾祖諱解 贈吏曹叅判祖諱起昌僉
知中樞府事 贈兵曹判書考諱汝霖禮曹判書
謚景安公妣昌寧成氏 贈判書聘命之女元配
夫人南氏主簿崇元之女生二男繼配李氏無子
皆先公卒男長曰泳郡守次曰涵進士泳有二男
一女男曰大衡郡守曰大儀宣務郎女適生負朴
好賢涵有六男二女男長曰大倣監察曰大脩文
科某官曰大倣文科某官曰大儼某官曰大僊某
官曰大佑某官女適縣令金滋判中樞沈悅曾玄

以下甚衆詳在家譜公之墓在揚州車踰嶺內洞
之山負壬向丙二夫人葬皆同原其銘曰

經譏世卿為非德舉種學趾美君子所與盛哉俞
氏父子繼榮宗伯司徒克世厥聲嶷嶷司徒勁氣
閎度斥邪抗姦疇為彊禦歷試五藩于何不減文
翁化蜀南仲城方再長地官利權是幹剔蠹塞漏
邦計不詘右之左之公實宜之曷不永年而究厥
施公多孫子有曾有玄餘慶所及克肖克賢揚山
之丘拱木鬱然作為銘詩山石是鐫

嘉善大夫漢城府右尹兼五衛都摠府副摠

管呂公墓碑銘 序

昔先王制禮折中情文以為居喪之節使天下世守之而恐賢者之或過至於以毀傷生也序諄然以滅性為大戒自世教衰而民德寢薄執親之喪或不能及於禮聖人傷之於宰予之問既誅以不仁而又有觀過知仁之訓焉所以厲世扶教者可謂至矣故右尹呂公年六十二遭親喪哀毀過禮泣盡而繼之以血未逾年而沒西平韓公志其葬而盛稱其孝非溢美也後十有八年子禮曹叅判爾徵將刻石墓隧而徵維文維以疾辭不可謹据

西平之志敘而銘焉其叙曰公諱裕字德夫春
江其跡也咸陽之呂以高麗大將軍林清為鼻祖
世有衣冠其後有諱稱事我太宗至大官謚曰
靖平公曾祖諱世琛掌樂院僉正 贈左通禮祖
諱淑 贈左承旨考諱順元僉知中樞府事累

贈至領議政妣 贈貞敬夫人李氏雞林大姓奉

常寺正瑛之女公生於嘉靖戊午幼穎異七歲能
誦詩家近學宮習聞俎豆之事嘗隨父兄觀釋菜
儀指禮樂器物悉能辨其名諸生異之萬曆庚辰
宣祖視學取士公中文科第三名 特賜恩榮宴

以寵之權知成均館學諭丁先妣憂服除遷學諭
學正奉常寺奉事以遷為承政院注書為不悅者
彈去由博士陞典籍歷司憲府監察工曹刑曹佐
郎出為金郊道察訪黃海道都事良才道察訪壬
辰變後赴行在拜戶曹正郎擢為司諫院獻納
公妙年登第有義才而恬於進取不喜交遊人希
知者坐此有堂后之跼至是始入臺省尋為轉運
使從事官除中和府使以餽餉事重不許赴拜嘉
山郡守治甚有聲三歲解歸又為檢察使從事以
出陞尚衣院正出牧公州罷歸為軍器寺正辛丑

拜司憲府掌令自後累遷司道寺軍器寺司饗院
奉常寺正禮賓寺副正兼春秋館編修官於外為
楊州坡州牧使密陽府使公曾任軍器正善於其
職李相恒福舉其能以聞後上特命再授故公
莅武庫寮久云戊申宣廟大行以殯殿都監都
廳有勞陞通政階明年以賀節副使如京師呈請
該部得於例外增賀軍需甚多既復命以功進
階嘉善大夫辭不許拜漢城府右尹坐微事罷叙
居散班遷同知中樞府事兼都摠府副摠管改分
兵曹叅判為養乞外得南陽府使戊午謝病歸楊

江別業明年僉樞公以大耄終公駿甚成疾猶自力以供窀穸之事是歲十一月四日卒計聞賜賻吊祭如故事用某年月日葬于莊西百餘步卯向之原公天資溫然仁恕而其中實剛方尤篤於內行先夫人寢疾累年公衣不解帶面有憂色既喪終身哀慕僉樞公既享高壽公晨夕色養食時必親具滌滌以進時節盛供具率子弟稱觴上壽並要同時耆老以致娛樂一世無不稱艷卒之以身殉孝豈所謂孝有終始者非耶其當官任職謹法令飭廉隅雖愛民如子至事所當為裁斷甚確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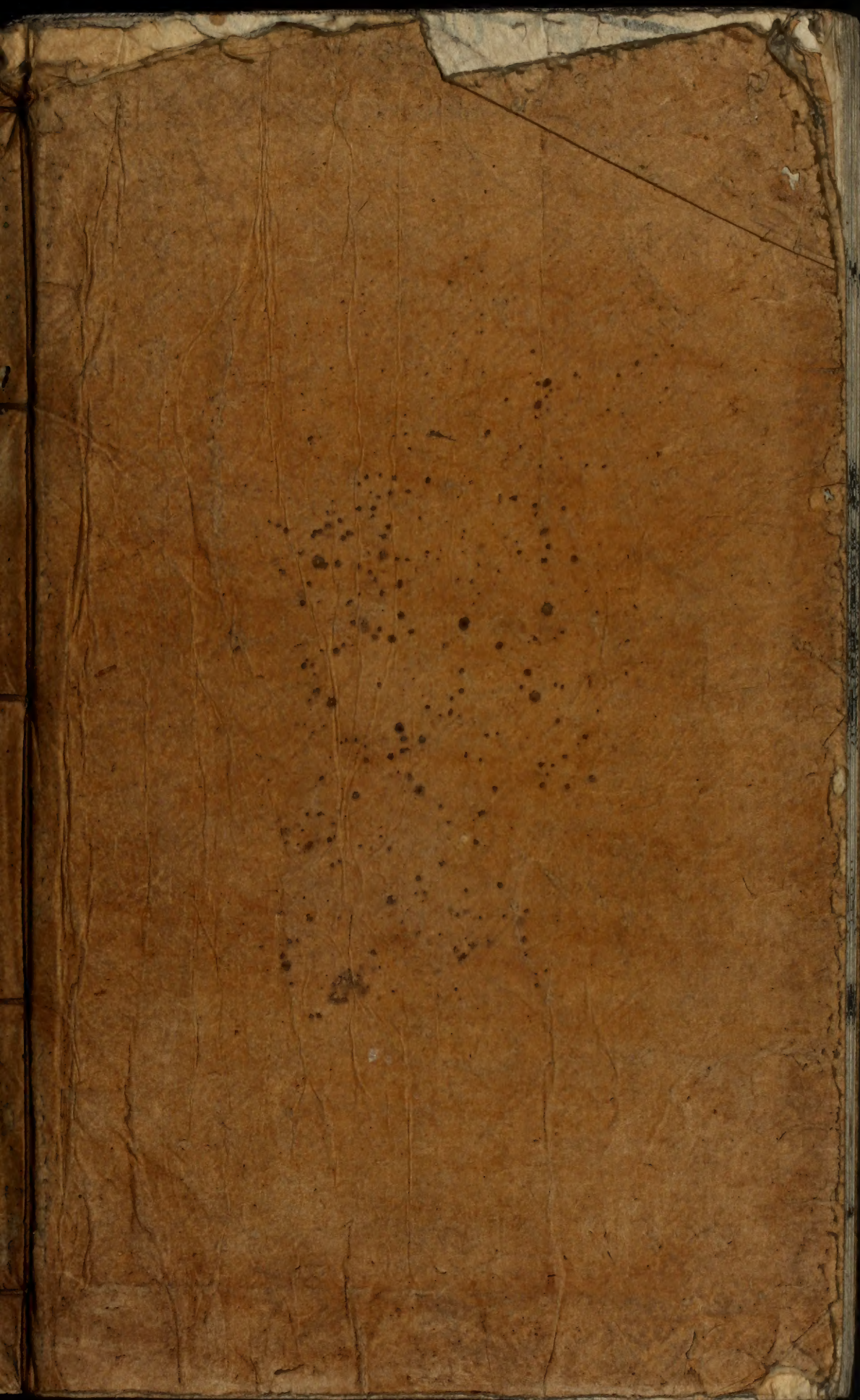
嘗有所姑息少多藝精於筆數如範數星曆靡不
繹思而不自以為能樂閒靜屏紛華居平唯杜門
看書或以棊枰遣日故仕宦四十年官躋二品而
脩然如寒士公雖不規規於章句之學而其自檢
身心恒務明白切實絕去外飾羣居獨處不貳其
操病革謂人曰吾平生百事無過人者唯肯中白
直無纖芥隱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外舅無適嗣
而家饒貲晚得庶出甚微意謂不足以託宗祀欲
從國俗屬後事于公之子公心不可及外舅沒力
排羣議卒立庶出以主祀其彌縫將護出於至誠

聞者羨之夫人居昌慎氏縣監後慶其考也縣監之高祖承善官領議政曾祖守英刑曹判書夫人年十五歸于公以仁孝柔順佐公致養于舅姑閨門之內穆如也、既沒而叅判君擢第光顯夫人恒以謙冲畏慎教戒之後公十六年崇禎甲戌七月某日以疾卒享年六十九某月某日榘葬于公之墓同兆異塋有一子即叅判君娶西平府院君韓浚謙文無子以從弟之子聖齊為之子其銘曰遭逢繫時進取有術時有利鈍猶可力奪術有巧拙拙者恒失觀于古今若出一轍賢哉呂公有華

有實其華維何既藝而達其實維何內行之實有
是具義闇然歲密惟不能巧少遂多窒官非不顯
視德則詘竟以孝殞天不可詰韓志闇幽我銘彌
烈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四





新

五